焦氏四書講錄

告子曰性猶杞柳一節

告子認氣為性却不知性特附於氣者性是氣之靈不離乎氣而亦不雜於氣也

子曰子能順杞柳一節

杞柳是木桮棬是器順杞柳之性必不能成桮棬子豈能順杞柳之性而為桮棬乎孟子恐將戕賊杞柳而後可為桮棬也杞柳可戕賊也而人性亦可戕賊乎若告子者賊夫人之子矣○問孟子諄諄於辨性只是何等意思曰性既是善然後君師之道可舉君可使之仁臣可使之忠父可使之慈子可使之孝長幼可使之序男女可使之別朋友可使之信善可賞而惡可罰皇極可立而天下可治矣不然將不仁不忠不

然不齊不序不別不信育凡之惡無一不可為者而曰性本惡也柰之何哉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一節

告子杞柳之喻是以性本有惡無善脩之而後善與湍水之喻尤以性本無善無惡可以為善而亦可以為不善雖云小變要皆非論性之本旨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一節

水信無分於東西承告子水無分於東西之語而然之也然決諸東方則東流必其東之下也決諸西方則西流必其西之下也是豈無上下之分者乎○人性之善二句是説性之善人無有不善二句反説以見性之必善一説上二句是説性之本善下二句是説性善之同人無有不善人人皆善者

也水無有不下水水皆下者也亦通

今夫水搏而躍之一節

人既無不善水既無不下然却又有不善又有不下者何也蓋水為搏激之勢所使人為物欲之蔽所害故耳說破此一段便解了勿必疑經○水性雖逆於搏激然纔暫逆而終[illegible]能使之不復其本性也人性雖習於不善然要之非其性之本體故雖甚愚不肖之人譬之為奸惡而斥之為盗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孺子之入井而怵惕恥簞豆之嘑蹴而不受則尤可識性之本體矣性豈不善者哉

告子曰生之謂性

告子認氣為性此只知覺運動之氣然須知覺運動的靈致

處說謂之性物類雖亦知覺運動而爲氣質所限靈秘便不能全故論人性者先於其靈秘處吾子却未之知也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一節

孟子本要以犬牛之性猶人之性折告子故先詰他白之謂白以起折之之端白羽四句又是恐他說之未定重詰以審實之使他窮屈而更無以為辯也○白羽白雪白玉連絡說下正是白之謂白之意羽雪玉白之色雖同而白之質不同猶人物之生雖同而生之理不同告子槩以白者為同而不復論其質是槩以生者為同而不復論其理矣然則犬牛之與人亦混為一類而無靈蠢貴賤之別者乎

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此處本要只說然則犬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犬之性猶牛之性是牽過一邊以起下句也縣以知覺運動而爲性則犬牛與人一樣矣若以靈蠢處論性則犬牛與人相去何啻萬倍耶○陽明子曰生之謂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不妨凡人信口說的任意行的皆云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正生之謂性也然却有過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是停當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的亦只是這身子行的豈能外得氣別有箇去行去說者乎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孟子當時論性亦豈不知要兼氣論乃只道箇性善而不復參之以氣者只緣當時異端横行若又以氣論性便是與異

論者立赤幟了其流之弊不特以性為惡或以性為善惡混胥人類而犬牛胥天下而夷狄矣故只索以性善立論補偏救弊之意也噫是豈得已者哉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要學者真致其力也告子說仁內義外見得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看他意思只是要相矯以爭正吾道之盟耳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二節

白馬白人承告子彼白而我白之說來白馬白人不異是固泥其白於外也長馬長人不同則謂之非有長於我也可乎

○且謂二句還是詰之之詞故告子未達而云以長為悅是

果以長為義而不以長之者為義矣

曰吾弟則愛之二節

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人固有然者耆秦人之炙亦耆吾之炙物亦有然者也然炙雖在外而所以耆之者亦在外歟長雖在外而所以長之者亦在外歟炙在外而耆之者在內長在外而長之者在內可見義不在外矣○仁義是一箇理即仁之行而無不宜者非仁自仁而義自義也仁既在內義而義豈在外哉且以長為義而云以長為悅之者亦心也心既在內吾而義豈在外哉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二節

義主於敬敬是吾心之敬而行亦是吾自行之故謂之義內

鄉人長於伯兄二節

彼將曰在位故也弟在祖考之位叔父與我皆是子孫以欲祖考為重故敬弟子亦曰在位故也鄉人在賓客之位伯兄與我皆是主人主人以敬賓客為重故敬鄉人然則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亦猶庸敬在叔父斯須之敬在弟也或常或暫因時而制宜轉移之機要皆在我而不在彼也義內之旨不甚明矣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一節

當敬叔父則敬叔父當敬弟則敬弟猶冬日當飲湯則飲湯夏日當飲水則飲水湯與水雖在外因時而飲食之者則在我之心也使以敬為在外則飲食亦在外然知飲食不在外則知敬亦不在外矣義內之旨復何疑哉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四節

首條言性無善無惡次條言性可善可惡三條言性有善有惡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人之性發而為情可以為善則性之善可知乃所以謂性善也性既是善則無善無不善之說非矣性但可以為善則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說非矣性既皆善則有善有不善之說亦非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性既是善然却又有為不善者何也物欲陷溺之故耳非其才之罪也性情才總是一箇理非才之罪則非情之罪非性之罪可知矣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一節

此詳明上文之意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人皆有之是明乃若

其情則可以為善也仁義禮智我固有之甚明乃所謂善也弗思而不能盡其才是明若決為不善非才之罪也仁義禮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都是極好的字只玩味這數箇字而亦自無疑於孟子之所謂善矣

詩曰天生蒸民一節

此詩作於尹吉甫三百詩中惟此是大頭腦則字即天則之則秉彜懿德即是則也自物而言用則字見其非塊然之一物也自所秉而言用彜字以其為所性之常也自所好而言用懿字以其為美德而好之也其用字亦各有義矣〇孔子說詩只用三四箇字作轉語便自明白後儒解書却費多少[illegible]枝葛藤纏繞根條反為蒙翳矣〇仁義禮智即則與秉彜

之謂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即好是懿德之謂也以情論性是訐出一箇真證佐引聖人贊的詩詞又是取從前卷來剖斷也孟子果命世之才哉○此詩有曰小心翼翼曰威儀是力曰明哲以保身曰匪懈以事人以至補衮闕而將明命柔不茹而剛不吐盡性的工夫事業亦備於此矣小子何莫學夫詩尤何莫學夫此詩哉

孟子曰富歲一節

此章論人性之善始終只重箇同字以心論性者蓋心統性情心同則性同可知也首節言性之本同而不同者由於陷溺與麥二節即物類之同若以明人類之同龍子至末節又即人身之同若以明人心之同心之同然如此然則其不同

者信乎由於陷溺而非降才之殊矣

今夫麰麥播種二節

故凡同類者是同麰麥之一類而及於凡草木鳥獸之類也

物之同類而相似者人皆不之疑至于人之同類而相似者

何獨疑之耶聖人句不重聖人只見其性之相似耳

故龍子曰不知足四節

此四股輕說過歸重心上去心與足口耳目同是身之所有

者足口耳目既皆同也心獨無所同乎以此提醒人最親切

最痛快人未有不悟者矣

故曰口之於味也一節

心之所同然者是理義理即義之存是心之全體也義即理

之發是心之大用也同然是自然而然不待窮理精義之功

而後然者聖人句亦不重聖人只見其心之同耳雖聖人亦

不過先得此心而其心之所同然者卻未嘗異也況於衆人

而豈有不同者乎○故理義之悅心須作悅自家的方於芻

豢相貼舊說作同悅似無味只是心遇理義自然悅不

待使心到理義上然後悅也如口遇芻豢自然亦不待使心到

芻豢上然後悅也天機之妙有感即通不必打點不必安排

至哉至妙不容言矣信乎心之同此善也孰謂惟也之桊而性祇不善哉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二節

此章爲人之放其良心者說若平日養得心體全者便不消

如此山木不重只重人心上木之害不重斧斤重牛羊牧之

戕心之害亦不至放之至且晝梏亡然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此孟子起死回生之法

仁義之良心初生時便與生俱生但放失之後若無生理者故日夜之所息若復更生一般日夜是日之夜良心日衰亦生就被物欲梏了夜裏物不雜而神清氣不勞而氣定是以生生而不覺○平旦之好惡異好仁義惡不仁不義是本有者存只一念好惡之公得人之所同然也照平旦特頃刻之際好惡亦特與人相近又特幾希而不多危矣危矣吾人保守之須要如荷盤承露○梏之反覆只是箇多欲多欲的人貧却要富富却要貴貴却要尊顯尊顯却要無欲不遂且要爲子孫作千年之計此都是傷心體的纔有此欲夜氣如黍

米珍珠混入萬斛泥沙之內何時可提得出故其違禽獸不遠夫始而與人相近者此人也終而違禽獸不遠者亦此人也人至於禽獸悲哉○西山子夜氣箴云嘗觀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眹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貞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為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群物具閴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齊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策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戕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

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後以物欲之害夜為最甚若異乎孟子之說者然却有補於人也正好參看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山木人心莫對說要有起落木得其養固長而心得其養者亦無不長木失其養固消而心失其養者亦無不消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一節

然又引孔子之語丁寧人見心不可以失養操則存舍則亡則字甚急與即字同出入二句只就操舍二句見得亡便出存便入其出其入無有箇定時出便在外入便在內其內其外亦無箇定處惟係人之操舍何如耳○舊說以然為心之

神妙不測若資心云者有莫不出存而入謂之妙可也若而出可謂之妙乎蓋此只說心得失易而保守難其機如此苛甚久之甚也須要無時無廢不致其養使神清氣定常知平旦之候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正與中庸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大學說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同意○陽明子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不可便以出為亡入為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出入亦只當動靜看動靜無端豈有鄉耶○問浩然之氣與夜氣同否曰浩然之氣是說氣之全體也夜氣則是從浩然內說夜異又如此亦非有二氣也若養得浩然之氣便不消說夜氣矣可待說夜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一章

王之不智由君子進見之時少故以生物為喻君子想累之時少由王聽信之不專故又以學弈為喻

天下之物不知其幾特云易生之物者易生二字乃提醒人處見得人心之善是易生的一覺便是一培養便日新月盛○君子為陽小人為陰物之暴以陽心之暴以君子物之寒以陰心之寒以小人○萌蘖原有根培養必根須自己工夫有常不可頃刻間斷又須日日親近君子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內外交養之學不然根能存而萌蘖亦隨滅耳焉能滋長

心是箇主宰志是心之所向專心者主意專在此致志者趨其所向直要到那處○專心致志四字正是居敬之道為學

之方也心堅石穿天下絶無難事矣豈獨爲君者所識知哉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一節

魚與熊掌不重只似詩之興體舍生取義不是勉人之詞蓋人心皆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且莫說出義之甚來下文絶被其意○舍生取義亦不專就死國家之難說此難豈常有者必待此而後取義恐終無取義之日了義字該得廣人生便有欲舍所生之欲而雖成亦不悔便是取義如章內云簞豆不受嘑蹴是舍生取義也萬鍾不受不義亦是舍生取義也如此看義絶處處有取用矣

生亦我所欲一節

生欲對義不過欲生都在義內全是義做張主義當生則生

義當死則死是生死雖重而義為尤重故生不苟得死不避患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一節

如使六句輕帶過緊重由是二句上由是則所欲有甚於生下由是則所惡有甚於死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一節

此處重人皆有之不重賢者之勿喪

一簞食一豆羹一節

此正驗人心所存之行道之人不免於饑渴乞人尤饑渴之甚者正當危迫之際簞食豆羹係其生死利害最切身了然猶惡無禮而不食可見欲惡有甚於生死之心人人皆有之況未至如此等者乎

萬鍾則不辨禮義一節

萬鍾對簞食豆羹者彼是小者所辨禮義而不受此是大者

却不辨禮義而受之彼是死生所關於我身有益者所惡無

禮而不受此是不關生死於我身無益者却不辨禮義而受

之然則此受萬鍾者即乞人與行道之人乎要亦借說之詞

讀者不可以詞害意○前篇以乞墦鄙求富貴之人此又以

乞人鄙受萬鍾之人今豈萬鍾富貴果有浼於人哉須看禮義

二字禮義合受受則萬鍾亦是養賢之典富貴利達亦是行

道之機也無禮無義乞哀而求之者則雖錦衣玉食位冠百

僚亦是乞人而已矣鄙哉

鄉為身死而不受一節

此又以利害之緩急兩下相較而深致嘆悼之意是亦不可

以已乎蓋飲食男女關乎身之生死似不可已者宮室妻妾所識之窮乏則此身外之物與生死都不相關也是亦不可以已乎不可已者且已之而可已者却又不已怪哉○此之謂失其本心即本然之良心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此本心之失必有所由起宮室妻妾窮乏之得我是其所由起也人須在起處看破一切世味都是可已的都淡然放下一絲也不掛一塵也不染無入而不自得纔不失其本心若是起處不曾過絕還有要作富貴相的意思顧曰吾不失其本心未有不迷於富貴利達而失其本心者孟子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後車千乘而不為此所以能藐王侯塵萬鍾而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一章

此章以仁為主為仁之學只在求放心自來聖賢講學未有舍此心而不講求者蓋人之所以為人不過是此心而已放却心便失了仁失了仁便不是人而入於禽獸故聖賢千言萬語都只要人求放心而已矣○人心原不是有形之物只此稟受於天一點神明之詠而謂之仁者就是人心其圍外而竅中繫之於肺肝者血肉耳知不是心也故人有滅天理者為喪心豈其肺肝之間無圍外而竅中者乎知此則知仁是人心而心不是血肉之軀矣○仁包得義衆之德而敵其宜者心也故學問之道只說求放心求得仁時義便在其中矣○求放心即是學問之道不是以學問去求放心也若云

另有箇學問去求放心則是世儒考古今通世變之學而與心體全不相干矣又何能求得放心耶○臨川子云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為要切之務若考古今通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彼為重而反輕此心收歛之實步聖賢親切之訓也若以彼為重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心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便孤陋狹劣而不足觀況為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造於正大高明之域矣又云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此心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間不可頃刻間斷的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難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某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illegible]病

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已逐物貪外遺內之失則一而已矣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悞乎此晦菴晚年定論也見得學問之道只要在心上講求而與此章註解却大不同矣正是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學問的至妙至極處盡在於此此所以為聖賢之學而泰山之仰止者無窮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一章

此亦是咲人不求放心指不若人不是疾痛害事心不若人却疾痛害事了明道子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心病須教由自家也夫病在身者直待秦楚之遠求人去醫病在

心者只自家一反求之便是我欲仁斯仁至矣而豈人乎哉

○敎寵之云心脉要細緊洪備此三者無病矣鶴林于云小心翼翼細也遜志時敏緊也有容乃太洪也此譬亦妙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章

此亦是嘆人不養心心者身之主宰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不知養心以養身也桐梓知養便自拱把可至於合抱身而知養便自賢士可至於聖人苟爲弗思則待其身曾一草一木之不若矣哀哉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一節

此亦是嘆人不養心與愛與養心與衆體皆在其中於己取之者審其何者爲輕何者爲重養其重者便是善養養其輕者便是不善養

體有貴賤一節

此正解於己取之己之體有貴賤有小大貴而大者是心所當重也賤而小者是衆體所當輕也養小與賤而從其輕者則為小人是養之不善者矣養大與貴而從其重者則為大人是養之善者矣

今有場師二節

此二節一喻人之以賤害貴者一喻人之以小害大者然且莫說出下文總說出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養指耳便貪聲養目便貪色養四肢便貪安佚飲食之人專說養口腹者以一而例餘之意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者為其以小害大而似狼疾人以賤害

貴而似賤場師耳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 至 膚哉

此是設詞輕掩過只以正意來繳飲食之人既專養口腹假饒於心又不失則口腹之養亦是軀命所關而不止為尺寸之膚者何可以為賤但飲食之人無有不失其心者此所以可賤也蓋口腹雖是當養然食其所當食飲其所當飲亦自足以全其軀命矣何必專養之而以小害大賤害貴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 一章

人有此體總成箇人體有小有大以體之小大分人之大小

此語極切○耳目之官三句謂耳目不能思是小體也心之官三句謂心却能思是大體也體之大小只以思不思分盡

不思便是物物便不能通故為小思便是神神便能妙萬物故為大○耳目之官不思不是人不肯思乃耳目的本體自不能思也心之官則思不是人用力去思乃心的本體自然能思也思則得之二句亦只閒閒說心說思即得此理不思即不得此理思與不思之間而理之得失係之可見心之所係者大矣○先立其大者心須是要立須是在先臨時亦不濟事先時奮起精神使心之神明不至昏昧不至放逸愈見卓立便愈見精明事至而能思物來而不蔽自體都流令其安能奪之乎○問心是得失易而保守難者立之之功以何為先曰試看天下之物只不偏絕立得住稍有些偏便倒在一邊不能立了故要立此心者各人先從自己性偏處克將

者以曾子而猶慮有不忠不信之偏以越清獻而猶不免色之偏啓况他人乎各人偏處若痛癢然自己未有不知者所謂良知也須要致此良知此心一涉於偏即下勇猛工夫著實克去絶不倒在一邊純正正當當立得此心住不然是以偏邪之物而遇風雨之漂搖矣能保其立而不仆地哉○先立其大者心定神凝而神常載魄不立其大者神散不治而魄常載神抱神載魄此固大人之所以為大人也而真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亦在此矣坎哉

孟子曰有天爵者一節

天爵二字極好仁義忠信四平看樂善即是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正是懿德之好自然而然將此皆上帝之所命天下之達

尊不待位而榮不假祿而富我得而有之人不得而奪之者也非天爵乎

古之人脩其天爵一節

古今人不平看重激今人上當時人尚脩天爵以要人爵後世則以文藝取人今人皆廢天爵而要人爵矣可歎可歎○孝廉賢良茂材明經漢之取人猶以天爵也唐宋而下古意滅盡矣今縱不能為唐虞三代獨不能為漢乎雖然人情愈偽賄賂橫行苟以天爵而取今人又以虛名而取誑矣然則文藝之取亦不得已而聽命於天者乎要之君相選以定命為正○得人爵而棄天爵者彼以為可極一身之榮也而不知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亦可辱也以為可極一時之樂也而不知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亦可畏也以為

可作無窮之計也而不知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復可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亦可畏也況又終亦必亡而已矣其榮其樂其所計者安在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良貴二字極好有貴於己者是良貴人顧不欲之特為物欲所蔽而弗思耳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趙孟之所貴是人貴趙孟能賤之可見非良貴也○晉為盟主趙孟世為晉卿故以趙孟說亦不必拘

詩云既醉以酒一節

仁義聞譽正是有貴於己者不是人之所貴人亦不能賤之者貴者我也貴我者天也是以謂之良貴○膏粱是人貴者

之食文繡若人皆着之衣服與飲若能于仁義之間學二字一般令廣字有別此不是好名乃不求而自得者亦自有一段可愛處也〇子思曰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良貴人貴之說亦得之子思者歟〇盧蘇子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問爵莫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夭思及於此則何人貴之足貴而良貴之不貴也哉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一章

仁之勝不仁俱說自己說蓋天理人欲此為消長之意仁者心之本體不仁從物感上出來仁原是主不仁原是客仁之勝不行本是常理但行是道心道心最微故為仁者須要培

養得厚摭充得大終能勝不仁壓得倒驅得退若平日無培養擴充的工夫此仁已微了作主不得便發散交攻以容乘之與勢决不相下當此之時却又不反諸已而謂不仁之不可勝為仁之無所益謬哉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章

五穀不重只以之起仁苟為不熟是人為之不熟着不如荑稗不是以荑稗為可取只見得美種之不熟為可恨也○仁之為道統四端而兼萬善位天地而育萬物真種之美者也為之何可以不熟熟字是要其成說這裏煞有工夫盡亦只是克盡己私絹熈無間而已若稍間斷稍散便又入來向雖有得亦終沱亡焉何緣得熟耶○晦庵子云天下無不可說

的道理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到那熟時雖梨柿甘美之譬亦不足盡其妙也熟者自當知味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章

此章聖道上只以曲藝為喻聖道相傳並教萬世者只有一箇家法曰精一執中曰博約一貫曰明明德尊德性曰求放心存心養性名色雖不同總是一箇道理總是一箇家法學者舍此更別無法可據矣○法不可廢亦不可泥蓋法者存其大綱而出入變化則付之人也要止於彀何以盡射之巧匠止於規矩亦何以生巧之妙觀穿楊之說由基所以獨得而輪扁之所斵者亦不能以傳之子也然則上達之妙君子惟當自解於心而已豈可徒泥法哉

任人有問屋廬子三節

此禮字就食色中禮說凡以禮食如嗟來之食凡不食之之類凡親迎如年荒不能備禮凡欵備之之類○任人是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偏在一邊了說見得食色重孟子是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重者而比之兩下都平了故見得禮為重

屋廬子不能對三節

不揣三條是開示屋廬子使知答任人之不難往應一條並以答任人之詞敎之也大意云論禮與食色者若不於其平而於其偏饑死之食便可重於禮不得妻之色亦可重於禮猶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珠不知禮與食色之論豈可於其偏而不於其平哉禮重於食者不

是饑死與禮食之謂禮重於色者不是不得妻與親迎之謂猶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蓋饑而死者食之重也以禮食者禮之輕也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豈但食為差重食愈見其重矣不得妻者色之重也親迎者禮之輕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豈但色為差重色愈見其重矣雖取禮與食色之兩下平重者比之則禮之尤重總可見矣是故紾兄而奪食乃禮之重也不紾而不得食食之重也取禮之重者與食之重者而比之則將紾之乎吾知寧食不可得兄決不可紾可見禮尤重於食矣踰牆而摟處子禮之重也不摟而不得妻色之重也取禮之重者與色之重者而比之則將摟之乎吾知妻寧不可得處子決

不可摟可見禮尤重於色奚任人閒此能彼強辨而輊禮哉

○禮與食色輕重固有大分然亦有不可執一論者又在因時而制宜也况以聖賢雖不枉尺而直尋亦不膠柱而調瑟常事則處之以經變事則濟之以權孟子斷斷乎守經而不及於用權者將為任人云耳淨瓶之未踢可漫輸却山子哉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一節

人皆可以為堯舜為是俯為也曹交將為字忽遏故有形作之辭

交聞文王十尺一節

鵾鵬不以大自誇蜩鷃不以小自慊身不勝衣者有霸晉之謀而横於九畞者不免會稽之誅貌若女子者有闢漢之功而大於十圍者不免咸陽之敗九尺四寸何足以為長也此

而可為聖人則陽貨之類為孔子項羽之用為重華矣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一節

有人於此不勝一匹雛便為無力人今舉百鈞便為有力人只說一箇論匹雛之不勝為不用力也不鈞之能舉為其用力也可見人本有力但不用耳用之則雖烏獲所任者舉之而亦勝矣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一節

此處云徐行疾行下又云衣服言行分明為曹交禮貌衣冠言動不循禮而發然亦是教人的方子大凡教人都有箇開端處象山子云聖賢教人只就日用處開端如徐行後長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孝弟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也須是就上面着工夫○問孝弟如何盡得堯舜之道曰孝弟所包

者廣親睦是孝弟萬邦時雍亦孝弟也底豫是孝弟天下化成亦孝弟也人惟看窄了孝弟故疑不足以盡堯舜之道耳孝悌之極致只在家庭而已哉

子服堯之服一節

言行服況說就點孝弟亦不妨舉堯是以之該舜也服堯服言堯言行堯行亦只是服有道之服言有道之言行有道之行不是一一與之同也若一一而與之同則堯乃天子也袞冕之服號令政教之言行可得而同之乎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曹交欲見鄒君而曰得欲假館而曰可詞氣粗俗全是挾貴之意且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甚矣人生貴顯便至王侯將

相大都亦不過三四十年況于倚托貴顯者乎雖有立身行道便千載不朽人顧徃徃以彼而易此且以彼而挾此何哉

曰夫道若大路然一節

此道字泥說然點者看亦不妨師是人之依歸依着道行道便是箇師道在此師便在此道在彼師便在彼隨在而皆道便隨在而皆師何其師之多也故曰有餘師師既有餘則其為堯舜也亦有餘矣○師在歸求亦只為曹交云耳楊子雲曰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師其可少乎哉師亦不可易而求也庸工誤器器可以別置庸婦誤衣衣可以別裁庸師誤子弟子弟可以復貽乎是尤不可不慎也矣

○問堯舜可為世人固是可學者而聖人不多見於天下意

者即人畢竟不可學歟曰學其可學斯可學矣學其不可學

斯不可學矣何謂可求盡吾心而已矣何為不可求全其才

而已矣求盡吾心者孝吾親弟吾長懲吾忿窒吾欲改吾過

遷吾善窮吾之神知吾之化自有而自為之夫誰謂不能求

諸易者也求全其才者天有所短地有所長智有所不及神

有所不通九官不兼其能堯舜其猶有病求諸難者也[illegible]難

就此斯謂之善學矣而何聖人之不可為哉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一節

高子以詩人溫厚和平小弁詩哀痛迫切故譏之曰小人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一節

有人於此以此人為夫越人關弓而射之其兄關弓而繼之

俱是射她人她人為越人所射則談咲而道之為其兄所射則垂涕泣而道之為其兄所射此為其父所廢者兄弟至戚也兄射弟便絕了兄弟她人涕泣而道之亦不忍絕其兄父子至戚也父廢子便絕了父子故宜曰涕泣而道之亦不忍絕其父○親親之仁只就一點愛父之心説不是全體之仁○詩三百怨者亦多高子只謗小弁者以其處父子之間而怨也却不知小弁之可取者正以其處父子之間而能怨乎

曰凱風何以不怨

她問是以凱風例小弁重在小弁上親同有過詩同一體小弁處父子之變猶凱風處母子之變小弁既當怨則凱風亦當怨也而凱風何以不怨凱風之不怨是則小弁之怨非矣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一節

凱風之過過在身家故曰小小弁之過過係宗社故曰太㈠愈疏不可磯俱無了親親之仁故俱為不孝愈疏者不孝小弁所以怨也不可磯者亦不孝凱風所以不怨也兩事不可同日語可以彼而議此乎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舜五十時已無怨此云怨慕亦不免混怨慕者為至孝可見小弁之怨亦是孝也既是孝承可議其為小人乎○舜曰父毋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是怨已而慕親也小弁曰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又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是怨已而亦怨親也孟子亦姑借舜以証小弁耳若論人品之高下則何啻霄壤之懸絕哉

宋牼將之楚一節

宋牼與聞孟子之風而悅之者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故多從遊○孟子遇於石丘雖是偶遇然宋牼於此得聞仁義之說亦是天要明仁義於秦楚故假此一會也○當中流而覆舟者一壺可以千金當搆兵而說罷者一言可以九鼎故曰先生之志則大矣惜乎其號不可耳

先生以利說秦楚一節

此是以利為說之害正見其號之不可也○牼說搆兵不利便是說罷兵為利故云以利說秦楚之王○人臣人子人弟郎三軍之士喚之、們風一個國人都懷利了此以屬三軍者因承樂罷句來故下文做此○懷利以事者懷箇利心去事

之有所覬覦而不出於實心也故見利不爭失利不怨矣夫

之禍起而國必亡矣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一節

此承上云休師不可說秦楚亦有仁義而已矣以仁義說之者只就構兵上說如殃民不仁犯制不義之類○懷仁義以事者懷箇仁義心去事之實實落落但知此事是我心所當自盡的絕無一毫覬覦之意也夫然則人人相愛相敬雖有亦親逆者亦順矣而有不王天下者乎○罷兵息民同一事也以利為號者便至于亡以仁義為號者便至于王王與亡迥然不同若此然則桱欲秦楚亡乎欲秦楚王乎不知後來挳以仁義說秦楚否如其說之而不王則秦楚不行仁義之

過也慳無與也此楚之所以亡於秦而秦之所以亡於二世也慳何與哉天亦何與哉

孟子居鄒一節

季任與儲子初不自來只以幣交來為非禮故孟子皆受之既受之後處守者猶可不來為相者不來則其誠不至了故他日一見一不見

他日由鄒之任一節

連得間問字與吾無間時間字同乃非間也屋廬子知孟子處此元有義理本無可間者但不說為問之之詞則無以得其處之之故故問之曰為其為相與

問曰夫子之任三節

享多儀儀即具於不是儀文惟不役志於享是甚自斷不享

之意爲其不成享矣並孟子解不享二句之意言以不役志於享爲不享者爲其不成享故也○享禮須是志與物兩盡纔成箇享不役志於享者有物而無意得其一又缺其一便不成箇享矣○季子是成享者故見之儲子是不成享者故不見之亦若是爲其爲相耶

屋廬子悅或問之一節

或問之此問季子儲子如何一爲成享一爲不成享季子不得之鄒孟爲居居守不得來見意而任與鄒又是異國難得來意帶說儲子得之平陸重爲相得以來見意而平陸又是齊境內易得來意帶說不得之鄒者以幣交而儀已及物故謂之成享得之平陸者雖以幣交而儀不及物故謂之不成

亭然則孟子之一見一不見也何莫而非蒙之所在哉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一節

此章淳于髡譏孟子有三段仕齊而去為不仁是一譏雖不去亦無益是再譏不足以為賢是三譏髡嘗云睪黍梁父之陰柴胡桔梗可車而載三譏若此是以孟子為柴胡桔梗而不知其為神藥靈丹也名實即是功名此二字聖賢所不道者若以先名實後名實為仁則是仁者亦以功名為念了故孟子答淳于髡全不提此二字○髡意出便是出處便是處各成其事統為仁若既出了未能成事而又去之既不成處又不成出兩無所成這便不是仁不知為人豈聖賢之本心然時之用舍有不能必者時苟我用便出而為人時不我用便處而自為處而又出

出而又處卷舒變化一隨乎時何不可之有若云既出了不可復處到底只要為人則必至於枉道而亦未有能直人者但此意難以語彼故只得以伯夷伊尹柳下惠事曉之伯夷是處者柳下惠是出者伊尹是有出有處者處者是仁出者亦是仁出處不定於一者亦是仁可見在三卿而欲去之者亦是仁矣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一節

孟子在三卿而又去之正是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仁之熟而聖之時者但不敢直附孔子且將三子來說然終是不能捨也故以孔子為結斷○伊尹五就桀是就湯以後事既為湯出了便當以湯之心為心就桀者湯使之就望桀改過而遷善也柳子厚以就桀為欲速其功差矣○仁者純乎天

理而無私心三子之心俱純乎天理而不為忿懟之私患不為干利之私尹亦不為利名之私同此天理之純故曰其趨一也夫則君子之出處亦惟純乎天理無私心而已迹不必其同也必求其迹之同是同於去者而同室之鬪亦不救同於就者而鄉鄰之鬪不閉戶豈可謂仁哉

曰魯繆公之時二節

亡甚於削弱之不亡尚賴此賢之力也若無此三賢者則亦如虞之亡矣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一節

王豹善謳緜駒善歌〻是長言之謳聲有曲折杞梁妻善哭夫華周妻無者變國俗齊國人化之皆篤夫婦之義無分於必生也晦庵子云國俗化之皆善哭豈國人之夫皆必死耶

曰孔子為魯司寇節

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不用二字不可忽盖孔子之去魯由魯君之不用可見孟子無功而去齊亦由齊王之不用非以不賢之故也籠黄鵠而貴其無千仞之翼絆良驥而貴其無千里之材差矣○乃孔子二句上句重祀膰君相下句重但欲以歉不致正是孔子之用心微罪微字對顯字看不顯之謂微不是微小之微而以膰肉不至為罪之小欲以微罪行者欲以不顯其君相之罪行也不欲為苟去者無故而去便去得無名色是為苟去以膰肉不至去則亦有箇名色而不是苟去矣孟子之去齊想是齊王亦有罪也然終不明言以觧晃之三識亦是凡幾明決用意忠厚者矣究[illegible]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一節

自王道衰霸圖盛人但知五霸之功誰敢議五霸之罪惟孟子崇王黜霸故以三王律之而名其為罪人夫五霸三王之罪人也其趨已下今之諸侯又五霸之罪人也則愈趨而愈下矣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一節

天子巡狩諸侯述職只重此二事者耕省斂帶說不重○自入其疆至則有讓是詳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是詳述職之事○諸侯之賢否天子平日想察來及入疆時驗過了纔行賞罰不然入疆之初安能遂其真偽而可遽行賞罰也○貶其爵者猶存其地削其地者猶存其人是其他改過之意終於不改而後六師移之可見王者重絕人矣○詳

巡狩之事凡賞罰之權只有天子主得凡誅伐之事凡征伐之權亦只有天子主得天下事主之者天子君而諸侯皆不敢自專○三王之法如此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則不知有天子而犯三王之法是三王之罪人也○天子討而不伐二句不平看重天子上天子命諸侯以討而不伐諸侯則奉天子之命以伐而不敢討也○五霸伐諸侯不自伐而必摟諸侯者緣他不奉天子之命亦自知得不可乃合諸侯之謀借諸侯之力以為出於公爲耳○五霸於天子之賞罰征討都有僭處此只罪其征討者以征討而該賞罰也於賞罰之僭猶有限征討之僭禍更烈窮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罪不容於死

矣故倘以此為說亦服上刑之謂也哉

五霸桓公為盛一節

葵丘之會諸侯為句束牲是把牲束縛而不殺載書者牲上載五命之書殺牲便有血不殺牲故不歃血桓公自恃他威足以懾人而人不敢犯又恃他信足以服人而人不能犯故無事於歃血也○天經地義莫大於孝五刑之屬三千罪亦莫大於不孝故以誅不孝為首世子既立是天子所命國人所戴者故不易萬一有罪必請於天子而後易之妾是與君敵體承祀宗庙者以妾之賤為之則不惟輕其身且輕先君矣故無以妾為妻○士無世官世官之制害事寔多子孫之賢者有能以愚不肖之子濫襲先人之官政不能理而軍民

世被其害不若除元勳外各軍職子孫只依世祿之制教之
成材者然後授之以官庶可兩全而無害哉
高皇帝定襲職之例凡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弟年及二十比試
初試不中者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仍不中者降
充軍其制之嚴若此而今則不行矣雖有比試之名不過虛
應故事耳又何望有成材而稱職者耶○問桓公之五命亦
是三王之道却以為罪人何也曰王霸只在誠偽上辨三王
之道誠也桓公之命偽也玉自玉石自石不可為玉霸豈
可為王乎○霸者之偽只為圖功利故人皆以功利詆霸者
而要之霸者却無功利也霸莫盛於桓公諸子相圖身死不
殯禍且不能避矣何功利之敢望乎故曰王道之外無坦途

綵皆荊棘仁義之外無功利學皆禍殃詐霸以功利者亦皆言之深若殺

長君之惡其罪小

長君之惡者君有惡不能諫又順之惡便從此益長逢君之惡者君之惡未發探其意而先迎之是他的意思與君相逢也夫君有惡念其始亦未安而不敢以遽達小人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為已意未形而他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逢君之惡一語可謂極小人之情狀矣○君人者豈能無欲乎臣子須是有忠愛之素以感之有德望之隆以鎮之使其欲若有所斂而不發次以帝王之學而導之又多進賢人君子扶持之匡弼之功不以一日而有間夫然後君心日以無欲君德日以清明而天下日以大治矣奚有所謂惡乎諺

君之惡有不忍聞者況長之乎長之且不可也又況是之乎吁危矣哉

豈欲使慎子為將軍四節

天下事須論箇利害尤須論箇是非不教而用為殃民是以

神宗論齊不可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以起[illegible]

論齊亦不可伐也

慎子即名到者晦庵子云滑釐是慎子名未之考也慎到尊

尚貪滑釐之術故云一戰而勝正滑釐之所可者夫子云不

可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曰吾明告子一節

此節舉先王封國之制雖併天子說重在諸侯一邊天子之

地方千里者必有千里之所出然足以待諸侯朝覲聘問之

禮諸侯之地方百里者必齊百里之所出纔足以守宗廟祭

祀會同之典籍宗廟只當有國者看不是單說祭祀之宗廟也

周公之封於魯一節

周公太公是有大功者雖裂天下之半封之亦無不可而顧

儉於百里者蓋二公是諸侯遵先王之制而封以百里之地

惟使他足以守宗廟之典籍而已矣○周公是魯之始太公

是齊之始故特舉之魯之始既定於百里今何可得而益哉

之始既定於百里今何可得而損乎

今魯方百里者五二節

魯方百里者五有王者作必在所損又豈可取南陽而益之

也殺人以求即是殃民而不容於堯舜之世者矣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於當道志於仁而已

此節云殃民亂制是不仁而不道也孟之旨雖察君正救之意却在下既不能救而又為之將亦異乎君子之事君矣當道志仁雖是平說要之道即仁之道也心志於仁未有事不當於道者以遵先王之制以循與國之好以全民物之命凡事之當道者都從志仁一念為之耳慎子不能以此而事君便不是君子不君子便是小人矣小人可甘為哉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一節

此言當時當國之臣君不鄉道不志於仁是桀也臣不能引之以仁道却又求富之是富桀也而民益困於財矣非民賊而何耶

我能為君約與國一節

此言當時強兵之臣君不御道不志於仁是桀也臣不能引
之以仁道却又為之強戰是輔桀也而民益困於矣矣非民戰而何聊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此言富國強兵之臣用之者無益而有害以富強為良臣今
之道今之俗也今之君盡恃此輩可藉之取天下耳殊不知
天下於斯非此輩所能取也雖或幸而與之天下然民心不
歸和未不固紛爭並起而爭之亦必至於危亡矣能一朝居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一章
中國什一而稅是堯舜大中之道惟其中也故措之天下而
安傳之萬世而無弊貉之輕者非中也故可行於夷狄而
不可行於中國可行於一時而不可行於萬世說輕之併及

重之者輕之者自有所於重之而不知其同歸於亂也○二十取一與並耕而食是箇似是而非的法度聖人治天下卻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不念稼穡橫征暴斂者拂百姓以從己之欲也並耕而食二十取一者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也孟子一詆之為貉一詆之為桀安得撥亂反正之功大矣哉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一章

禹以四海為壑水性就下四海是下流所聚以四海為壑者不特順水之性且四海是無人之境水到此處更有何傷此禹之所以為仁也丹以鄰國為壑此為隄防水被壅著已是逆行而無異洪水之災矣且鄰國獨非赤子乎己受其利而

鄰受其傷此丹之所以為不仁也不仁而可愈於仁者哉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字考之說文古無此字晦庵子以為與諒同訓作信而惡字從平聲讀時文且依他說君子於事信有必為之志拿定要做緣有箇執持若不如此則做也得不做也得何所執持也○橫渠子據貞而不諒之說以諒為必信而惡字從去聲讀謂君子不必於信者惡其執一而不通也此說更好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樂正子學於孟子魯欲使之為政弟子之道行即師之道行也孟子以此喜而不寐○孔子嘗稱相事有喜色子路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

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樂正子之好善將以貴而下人矣孟子之善亦是此意

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一節

後知慮多聞識只就世俗之所尚者說不可說得太好若太好便是聖賢之大勇大智大識見矣為政者又豈可無耶

照則矣為善而不深四節

善字該得潤好善是好善之理而好人之善亦自不消說天下至大也好善且優為之矣况魯僅天下之一國乎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告之以善

此彀好善優於天下之意是汎論其理不就樂正子說好善之人虛心順理善不必出於己人有善亦不疑其勝己未得

則樂於求之既得則樂於用之而四海之人孰不樂告以善也

告者盡四海之善則聞者皆善言見者皆善行智識勇略無

一不在其中而天下之治優優矣又何有於一國乎

夫苟不好善一節

此說不好善之害亦是見好善優於天下之意不好善之人

善者止于千里之外而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則聞者非善言

見者非善行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于下國欲治且不

可得矣況可以望天下之治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仕者有就有去陳子問仕是兼去就問故孟子答以所就三所去三

迎之致敬以有禮一節

此條重行其言上迎之致敬以有禮先爲行言之也言即道之所在行其言即是行其道也既以言而就故亦以言不行而去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一節

此條重致敬有禮上既以禮而就故亦以禮衰而去

其下朝不食一節

此條重周之上未言就之者先時曾就來未言去之者後亦决是去也○饑餓不能出門户者周之纔可受未至如此甚者猶不可受也受之云免死而已則亦有節而不多矣

嘀庵子以孔子見行可際可公養三項仕觧此三條愚意不然蓋三條雖都是說古之君子然君子亦有高下但不是小人通得稱之也孟子分明迎上下說仕本是爲道者道行便

當就道不行便當去故以道為去就者是上等的人不以道而以禮者是次等的人故謂之其次不以道又不以禮而只以其周之者是下等的人故謂之其下是行可際可公養三項仕却都是為道也若引來辯此處恐下視聖人一等矣可乎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一節

首二條言處困之人三條言有過之人四條言有國之人末條則即上事而泛言其理也

舜說六人人品不同事功亦異孟子不是混取之蓋王霸之分自有取舍此特曰其由困而亨者同故併以之勵人○舜說夷吾百里奚人皆知之膠鬲當武王伐紂時紂使鬲候師以甲子日報武王冒雨疾行救鬲之死叔敖為令尹時有丈

人弔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是以弔也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免於患矣丈人曰善哉言乎附記於此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一節

舜說六人所以爲聖爲賢者雖是天資不可及然亦未必不自困中來蓋困是進人之基康節子云當鍛煉時分勁挺到磨礲處洪光輝吾人所以成器者大率如此〇所以二句承上五句說動心忍性是成其德增益不能是遂其中仁義禮智之心雖非至此始有也然道則貴成於己之念果有不自憂勤惕厲者動於聲色臭味之性雖非至此遂無也然養則付命於天之念果必不自備嘗艱苦者忍之所知所能若經

非有加於賦畀之外也然飢思寒處之方亦未必不自經閱諳練之深者增益之心性既忍且動則以當天下之任必不縱一己之欲而不爲百姓之害矣才能既增且善則以任天下之事必至繁不爲之亂而至大不爲之驚矣成於困極之時而用於既成之後雖聖賢之福亦天下之福也天意之欲若此然則吾人之處困者可輙怨尤以至於頹墮哉○問文王周公不以困而成孔子顏淵困而未大任天意又是如何曰羑里之困流言之懼文王周公亦未嘗無困也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孔顏之任可不謂大哉

人恒過然後能改一節

人恒過是以常人說常人便恒有過也困心衡慮而後作則

凡事必皆謹之於平日矣徵色發聲而後喻則凡事必皆謹之於幾微矣此處亦不足以過望人是要人改過而進於無過也苟過而不改改而不能無過則亦頻復之厲而已矣何益哉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為國者有法家拂士之規諫有敵國外患之侵凌便勵精治而國可以恒保若無此四者便溺於宴安國未有不亡者也漢以無諸呂亡晉以無孫吳亡唐以無郭李亡宋以無遼金亡古來興廢都是如此安樂者病則利外寇者內則憂矣有國者鑒之哉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憂患有生之理安樂有死之理哉

高皇帝嘗命工畫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

孫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將於驕奢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俾朝夕觀覽庶有所警也又嘗示宿衛諸臣曰卿等從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欲驕矜何收登之時彼皆恣其逸樂以致喪身滅名爾等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爲驕奢滛泆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此非生於安樂生於憂患之理旣以爲子孫訓又以爲臣下訓則令明良相保以成億萬年無疆之休者夫豈無所本哉○績集子云富貴福澤厚吾之生貧賤憂戚玉汝於成是憂患與安樂天意都在要人生全也君子脩之素處患也好安樂也好所謂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也是所謂天者有矣小人悖之凶安樂也不好憂患

也不好所謂不可久處約不可長處樂也兆為進尺許仁矣

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天可畏而不畏哉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一節

予不屑之教誨也者不是絕之乃激而進之之意使之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不屑之教亦是教可見教亦多術矣○提了曰君子若未得位無處可以設施則講明聖人之學以開導後進身雖隱而道光亦雖廢而教行亦不枉其長處矣○教人雖是多術然本領却只一件不過是要人收拾此心若不先去理會這本領只教他事事物物上理會雖是理會得許多骨董也只添得許多雜亂添得許多驕吝耳故語這件則曰教亦多術矣語本領則曰術豈多乎哉